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LE MÉDIANOCHÉ AMOUREUX

Michel Tournier

爱情半夜餐

[法] 米歇尔·图尼埃 著 姚梦颖 译

非
外
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LE MÉDIANOCHÉ AMOUREUX

— Michel Tournier —

爱情半夜餐

[法] 米歇尔·图尼埃 著 姚梦颖 译 费滢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2-2088

Michel Tournier

LE MÉDIANOÛCHE AMOUREUX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半夜餐/(法)米歇尔·图尼埃著;姚梦颖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2815-0

I. ①爱… II. ①米… ②姚…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018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特约策划: 何家炜 骆玉龙

封面设计: 好谢翔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15-0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目录

001	沉默的恋人
037	诸圣瞻礼节的蘑菇
061	德欧巴特之死
078	蒙特的纪念日
103	布莱丁和她的父亲
116	非洲奇遇
121	露西和她的影子
153	站着写作
157	公路幽灵
160	危险的怜悯之心
163	星空下的乞丐
178	稻草上的婴儿
189	东方三博士之法斯特王
195	安古斯
224	皮埃罗或夜之秘密
241	面包的故事
246	音乐与舞蹈的故事
250	香水的故事
256	绘画的故事
261	两场盛宴与纪念

沉默的恋人

伊夫·乌达尔。这是我的名字。我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伊波尔，父亲是打鱼的，母亲来自一个成员众多的家庭。我的父亲靠一条小船在沿海一带捕鱼。他本可以独自一人驾船出海，却还是和另一个渔民一道捕鱼，同时等待我哥哥长大成为他的副手。正是这个哥哥的存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嫉妒他，并时时感觉到针扎一般想要超越他的渴望。至于超越的方法，每次我们到费康^①去参加周三大市集时，我总觉得它就在我眼皮底下。费康是一个港口城市，那里聚集着很多捕鳕船。将来，我哥哥只能在近海捞些鲭鱼、鲱鱼还有圣贾克贝，而我则要去远洋捕捉鳕鱼。他每天驾一条七米长的小船早出晚归，而我一出海就是四个月，乘坐一条足足七十米长、十一米宽的拖网渔船——在冬天，为了给接下来的远征做准备，人们会在干坞里修补它，那时我总是很羡慕地看着。他

^① 费康：法国港城，临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在勒阿弗尔港东北，曾是捕鳕鱼的“都城”。

做的是小生意，而我则要干大事。我将会和其他五十名船员一道前往纽芬兰，甚至北极的深海浅滩，到全世界最冰冷的海域去。如今对我来说只有一件紧要事，那就是尽快离开学校，登上捕鳕船出海。法律禁止雇佣年龄低于十五岁的小水手，不过我知道只要在一个亲戚的监护下，我们甚至可以在更年幼的时候出海。就这样，多亏了一个当船长的远房叔叔，我在十三岁时签下了人生第一份合约。

我不清楚在工厂里的孩子们过得如何，在煤矿井底的生活又是什么样，或是孤单单生活在博斯那些平原上的绵羊堆里的感觉，但是我知道一个在大渔场见习的小水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简直就是地狱。就像当时的拉鲁斯大辞典在“受尽折磨”这一词条下注释的那样，“见习水手在渔船上受尽折磨，是船员中最悲惨的”。至于见习水手遭到众人剥削、践踏，挨打，甚至被鸡奸，船员们有两个依据为此辩护：“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也要和别人一样”以及“这个工作就是这样”。这个工作，它包括“清洗”鳕鱼，也就是说放干它的血，并且把它放在大木桶里漂洗干净，然后扔到渔船货场。这个活儿需要双手在一个捕鱼“日”里持续浸泡在海水中长达十六到二十个小时。完全可以想象双手在腥咸的海水中长期浸泡后，发紫、开裂，甚至腐蚀，然后变得丑陋残破，甚至完全变形的样子。时至今日，我依然保有这可怕的学徒期留下的痕迹。

但是这活儿还不算是最惨的。因为在船员里还有一群“更肮脏的人”，他们处于阶层最底端，负责照顾那些因为劳累、紧张或酗酒而倒下的船员们。他们一般辅助厨子，拿着大汤碗、咖啡壶和饭盆穿梭在一个甲板与另一个甲板之间。或是挨个儿给围成一圈的船员发烟，并为他们点上，那呛人的烟味足以使他窒息。甚至就连他短暂地眯着眼睛睡一会儿的时候，也经常会被别人一顿拳打脚踢打醒，从草垫子上被拉起来，为值夜班的船员服务。我怎么能抱怨呢？况且这是我坚持了那么久才最终得到的工作！“真是个废物，这是你自找的啊！”然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上，船上的成员之间却奇怪而又异常强烈地团结一致，不是因为任何政治思想的灌输，而是由于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受害者。这样的情况在所有被剥削的阶层里都普遍存在。悲惨和苦难让他们对彼此仇恨，然而他们又都非常清楚，这悲惨和苦难应该归咎于机器以及他们的主子。在捕鳕船上，主子就是船主。捕鳕船上普通的船员是看不到船主的，他就像一只神秘的吸血蚂蟥，一个躲在暗处的食人魔。只有船长才能够在每次捕鱼归来时见他一面。船长会向他做一个口头报告，用一些简明的数字说明这次出航的收益，顺带提一下船上人员的情况。说实话，对于一名船主来说，出海捕鱼期间一例重伤事故，甚至一起突发死亡，还不如账面赤字更让他印象深刻。正是这次会面决定了船主是否让整个船队再次出海捕鱼。

在我自己成为船长之前，我还从没有见过我的船主。倒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出现在我作业的福瑞艾尔号渔船上。那是一艘有船尾跳板的拖网渔船，出海八天去考察格陵兰岛的海岸，却没什么大收获。船上的气氛本来就很紧张，而船主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和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的到来，让这一切更糟了。尽管如此，从他们被一艘私家豪华游艇带到船上那一刻起，船长就竭尽所能地让他们对福瑞艾尔号感到满意，甚至引以为豪，同时他还给他们俩对这个伟大的行业进行了一番启蒙教育。由于繁杂的工作占据了所有时间，我根本没有功夫追踪他们在船上度过的四十八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然而我却无意间给他们的行程添了一笔，成为一起突发事件的主角。当时我正在刷后甲板，大副领着这两位客人突然出现。大副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总是对自己一脸精心打理的黑胡须以及花样层出不穷的名牌雪茄洋洋自得。他在我身边停下来，对叼在嘴上的一支刚好熄灭的雪茄做了个手势。由于拿着刷子行动不便，我勉强从口袋里拖出一只较大的铜质汽油打火机。接着我按下打火机，这也是学徒的职责之一。打火机里顿时喷出一条长长的火龙，还冒着烟。当我将火靠近大副的雪茄时，倒霉事儿发生了。海潮的撞击使我失去平衡，身子向前一倾，火焰迅速蔓延到他那乌黑发亮的大胡子上，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一声咆哮，向后猛地一跳。在他手边有一个装鲱鱼用的木

桶，上面躺着一条肥大的鳕鱼。他抓住它的尾巴用尽全力甩了我一耳光。在船上我们称之为“海上马鞭”——一种黏乎乎还带齿的皮带，所有见习水手都吃过这样的鞭子。我对这种粗暴的对待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所以也没觉得这么一下有多痛苦。但很显然，那个船主的年轻儿子似乎比我还不能忍受这样的行为。他和妹妹只转了半圈，便说：“走吧，娜黛姬。”我看着他们走远，思量着他们的不满只会加重大副眼中对这件事的看法。不过至少我知道了那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名字。

确实我叫娜黛姬。我父亲说：“我为她选这个名字，是希望她美丽迷人。假如不是的话，这个名字就会让她显得可笑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名字，我总是遭到别人的嘲笑，因为我与“美丽迷人”这四个字恰恰完全相反。在每个女孩的一生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一次决定性的考验，在那之后，所有一切都跟从前不一样了。看着女孩子在学校门口推推攘攘，只需一眼，你便能发现其中那些依然天真无邪的孩子，那些还没有经受过考验的女孩。她们或是略微偏瘦或是胖乎乎的，或是优雅得体或是激进昂扬，或是喜悦或是悲伤，但显而易见，她们并不为此担忧，甚至察觉不到。至于其他人，那些经受过考验的女孩们深谙个中奥妙，她们对着镜子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将它深埋心底。在该死的某天，这些女

孩会突然问自己那个命中注定却又非常可笑的问题：“我漂亮吗？”

从这时起，她们就得肩负起被异化的女性身份。是的，既然人们将丑陋的权利赋予男人，那为什么不同样也将它赋予女人呢？这权利值得所有女人为此战斗。同样，我们应该废除那种不向大于三十岁的女人询问年龄的无耻习俗。有些时候人们甚至避免影射女性的年龄，仿佛那是一个隐疾。如果我们结束这样的行为的话，女孩向女人转变的普遍标准就被摆在了一边，而女人也不再被当作是新鲜诱人的猎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抛诸脑后了。

我漂亮吗？我并没有对着镜子问，而是问了我的母亲。当时我十一岁，完全被母亲美丽、优雅、精致的上流社会气质所折服。我们从眼科大夫的诊所里出来，大夫刚刚在我的小鼻子上架了一副眼镜。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我偷偷地瞄向大街上的每一扇玻璃橱窗，努力想要从里面看到我的影子。本来我应该问：“这眼镜适合我吗？”但是由于那个“关键问题”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于是普通的疑问悄悄让位了：“我漂亮吗？”我还是听到了母亲的回答，她史无前例地在我心上刺了一下：“不，但是你看起来很舒服，并且显得更聪明了，这样更好。”我非常沮丧，因为，舒服和聪明，这两个词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两个选择：漂亮或者不幸。母亲的一句话把我推向了后者。“这样更好。”我怎么才能相信这个洒脱却带有欺骗性的断言呢？尤其

当我母亲不管在人前还是独处时都显得魅力四射，拥有一切女人应有的品质。身为一名生在费康并且祖上世代代居住在佩伊德科的女人，她完全可以和国际女性队伍中最耀眼的那一部分媲美。

舒服和聪明，而不是漂亮和优雅。我用了好几年才接受这样的命运。最终我意识到就算它不是“更好”，它也不一定算是厄运，虽然看起来这两者互相排斥。我对愚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生来不会出错，不知这算不算是智慧的象征。至于那些被我认定为愚蠢的男人，我对他们的态度游移不定，一会儿果断地拒绝，态度激进，没有任何挽回余地；一会儿忍不住心生宽容，尽管蔑视却带着同情的色彩。“我求你了，就这样，别说了。”我用这句话赶跑了不止一个人。

正如我看起来聪明的外表以及鼻梁上架着的一副眼镜表现的那样，我做了一些学问：在鲁昂学院获得古典文学学士学位。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亚历克西斯，他那时打算成为哲学教师。哲学家是一群聪明的工作者。他们把那些别人当作业余爱好来培养的东西当作职业，比如性情、敏锐、细致、洞察力、直觉、综合观点。正是这样，他俘获了我的心。我猜，不会有多少女孩子被那些伴有大量注解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著作诱惑吸引，但我的确是这样。退一步来看，我觉得他有些可笑，但我并不太在意。于是我们结婚了。当时我们都还太年轻，这只是双方家长的一致要

求。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使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随后又促使我们分开。要让一对夫妻在经历过这样一场风波后继续维持下去是很困难的。我不停取笑亚历克西斯身上那种革命激情。他对自己哲学教授这个职业的看法总是有点苏格拉底的味道，他认为自己是启蒙者，是忧患者，是动乱中代表崇高的那一部分。他为五月风暴欢呼，仿佛这是他自己的登基。我的看法却不一样。其实，对他来说，所有事情都会引起高谈阔论，一场席卷一切、难以抑制的舆论狂潮，不管是阻碍、反驳，或者简单的常识。他将取得权力与取得话语权相混淆，在这一点上我观察过他很多次，决不会看错。

受够了这些滑稽可笑的事情，我回到家乡费康。佩伊德科的人都不太爱说话，这正是我在经历了五月风暴的嘈杂之后最需要的。我就着干面包吃些新鲜蔬菜，但不喝水，因为我还保留着在拉丁区养成的习惯，每天在咖啡馆里待几个小时。那些费康的体面人对我每天在镇中心或是港口的小咖啡馆消磨时光十分反感。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乌达尔。当时他在为“晒场”^①刚给他指挥的一条船招募船员。他在酒吧的最里面占了一张桌子，那些应征空缺职位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拿着履历坐在他对面，和忏悔时的情形差不多。应征的人非常多，进展十分缓慢，乌达尔金色的眉毛下面露出蓝色的目

① 晒场：民间对大渔场公司的俗称。

光，就像北极熊一样不太讲话。我瞬间爱上了他。他后来告诉我说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二十年前，我们全家乘着公司的一条游艇出海游玩时，我父亲安排我和哥哥到正在附近作业的一艘拖船上待了两天，作为我们教育的一部分。从踏上甲板那一刻起，我就对这个浮动的监狱上充斥的凄惨气氛感到厌恶。在那里我目睹了一幕暴力的场面：由于一名见习水手没能给大副点上烟，大副扬起鳕鱼给了他一耳光。显然我没能从咖啡馆的白熊身上看到当年那个见习水手的影子，但他听说过我的名字——这名字如此罕见，以至于在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之后他依然没有忘记。

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在海上工作的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那些被他们称为主子的后代们不可避免的敌对情绪。然而我们——这些“吃人妖怪”的孩子们——我们从小在对那些从事“伟大职业”的人的崇拜中长大，那些被众多作家——从维克多·雨果到罗杰·韦尔塞勒，从皮埃尔·洛蒂到约瑟夫·康拉德——所赞扬的冰岛渔民们。这就是我们的职业，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既辉煌又阴暗，这里有英雄也有恶人。出海捕鱼的帆船舰队对我们尤其重要，它们随后改用蒸汽，现在则是柴油发动机——那是公司整整成立一个世纪之后才为船队装备上的，那些严格按照原型一丝不差地制作出来的模型摆满了“晒场”大办公室四面的玻璃橱窗。所有这些，当然在我对乌达尔的感情中起了一定作用。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三个星期

后，他就出海了。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狂热地等待他，思念他，给他写信；同时也不无另一个我，冷笑着船员妻子这一身份：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寡妇，戴着黑色面纱跑遍荒芜的沙滩。但是我也很乐于扮演这个角色。为什么否认呢？那些文字常驻在我心上，我会不无感动地想起皮埃尔·洛蒂小说中，那个因为孤独的爱情日趋衰竭的女人：她的扬正在冰冷的海洋上远征——这个形象一直都萦绕在我心头。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尤其让我感到茫然不安，在这本如此朴实的书里出现这么一段有些恋物情结的内容确实令人惊讶：“她经常抚摸扬的衣物，他帅气的婚礼礼服，像发疯了一样把它们展开又叠起来。尤其是其中一件蓝色紧身羊绒衫，完好地保留着他的体型；如果把它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它就是他，就像往常一样，能勾勒出他的肩膀和胸膛的轮廓。”

我的叔叔说一个捕鳕船上的船员是不应该结婚的。很显然，他的另一半将面临的命运会是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独守空房，照料抚养孩子。为了不让孩子的父亲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她得尽力和孩子们谈论他们的父亲。然而除非拥有小说家那样丰富的想象力，天长日久，还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当然她也不能把这个长年不在家的人说成一个圣人、英雄或者天才，因为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而到那时，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要再次接纳他将会是

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那些关于冰雪、风暴以及捕鱼的故事，已经使家人们感到厌倦，而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再了解他们的生活。有多少次全家人都迫不及待地等着父亲为了新的远征而离去！

我必须认识到，正是沟通交流体现了一个船员夫妻生活的艰难。在被迫长期分开之后，夫妻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而我的情况由于社会层面，或者至少是职业层面的差异而显得更加复杂。一个娶了船主的女儿的水手，在他的兄弟们眼中简直就是一个叛徒，一个变节者。同时，他完全有理由被怀疑是由于金钱的诱惑而结成这桩婚事。那些大渔船上的船员们很少出生在费康。费康，那是城市，是船主们的地盘。至于船员们，则大都来自佩伊德科的村落或小镇。他们同农民一样属于弱势群体。然而我出生在伊波尔(约有一千名居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所以我娶了一个来自城里的大家闺秀，满腹才华，知书达礼。虽然她确实离过婚，不过是和一个哲学教师离的婚。如果我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我可能会在她面前望而却步。但是这个伟大的职业使我长期保持单身，而且直到我在费康水利渔业学院取得了船长执照，我才开始考虑婚事。大概我想要在我的新家人眼里看起来体面一些吧，至少要有个得体的头衔展示给我的未婚妻看。又一次对富人做出的让步。然而，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船员单纯的小圈子里，这经

历完全不足以让我对婚后生活做好准备。刚开始，我在娜黛姬心中还拥有一些神秘的资本。她是在信仰大渔场的船主圈子里长大的，每当我说起我的种种出海经历，她总是兴趣盎然地聆听着。但是渐渐的，这个资本趋于枯竭。她的激情也逐渐转变为尊重。再后来，她所能做的只有表现得很耐心。然而耐心是有限度的……

她：但是我们确实来自同一个阶层，这在我们的交往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你记得吗，有一天，你居然对我说了一句在其他女人听来可能不可置信的话。我当时赤身裸体地站在你面前，你的手缓缓抚摸我的身体，你对我说……

他：你就像鳐鱼一样美！

她：我当时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两个，你和我，属于同一个秘密世界，这个词就是很好的证明。

他：鳐鱼、无须鳐鱼、多克鱼、多斯鱼、小鳐鱼、黑线鳐鱼、那尔瓦卡鱼、鲜鳐鱼、干鳐鱼……我们对这个鱼神的称谓就像阿拉伯人对骆驼的称谓一样繁多。况且我们的鳐鱼确实非常美丽，它背部有三个鳍，肛部有两个鳍，它浑身覆盖着饰有大理石纹和豹纹的